

老彼得勃鲁盖尔冬景画中的隐喻因素

王艺锦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老彼得·勃鲁盖尔是尼德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被誉为博斯的“接班人”,继承其“荒诞”的艺术风格。同时,他也是欧洲美术史上首位“农民画家”,擅长将“风俗画”与风景画融合,将叙事性内容隐藏在全景式构图中的风景中。因此他在风景画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冬景画就是他最常见的题材之一。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国内对于其冬景画隐喻因素的研究并不全面,因此笔者翻阅国外资料,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探究,并对比同时期不同艺术家的冬景题材作品,分析冰上运动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并对勃鲁盖尔绘画中所隐藏的含义进行分析。

【关键词】老彼得勃鲁盖尔; 冬景题材; 隐喻; 象征意义

一、冬景题材的确定

勃鲁盖尔早年生活在安特卫普,以绘制版画为主,曾游历意大利,但并未吸收时下所盛行的古典主义风格,他的绘画仍保留着尼德兰质朴的民族特点。可以说在早期的意大利的游历中并未给他的人物画风格带来多少影响,但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经历却给勃鲁盖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布鲁塞尔后,他将游历中所见识到的山脉丘陵还原到的画布上,从那时起他开始专注于的雪景油画。

事实上,勃鲁盖尔在1565年才真正地将季节性主题带入他的创作中,他决定为安特卫普的商人们和收藏家尼古拉·扬林克(Nicolaes Jongelinck)创作著名的《十二月》季节组画,并在这一年完成了《春天》,这是一幅为创作系列季节版画而画的精美素描稿,最终被出版商海厄洛尼莫·柯克(Hieronymus Cock)发表于1565年,以《大风景画》的标题出版,这组画是十二件还是六件学术界仍存在争议。同年,出版商柯克再次出版了勃鲁盖尔所画的《圣詹姆斯与魔法师赫莫吉尼斯》,在这幅画中,极端天气被解释为恶魔的杰作。随后,《三贤士雪中来朝》、《有滑雪者和捕鸟器的冬景》、《雪中猎人》、《伯利恒的人口调查》、《屠杀婴儿》等冬景油画相继面世,这些都集中创作于勃鲁盖尔移居到布鲁塞尔后。

勃鲁盖尔选择用油彩描绘冬景题材可能并不是随机的,也许他发现运用油画材料比起水彩和水墨,更容易描绘出棉絮般连绵不断的白雪和晶莹剔透的霜冻。这就是为什么勃鲁盖尔的传世冬景画中,除了

私人收藏《安特卫普圣乔治门前滑冰》是素描之外,其他的冬季画都是以油画为媒材。这幅画是版画的设计稿,介于城市景观和特定题材之间的作品,最终被制成版画。

二、冬景画中的隐喻的艺术风格

(一) 勃鲁盖尔绘画中隐喻的作用

16世纪的欧洲处于宗教斗争的时期,战争使国家四分五裂,导致欧洲大部分国家政局动荡。尼德兰甚至出台了一些严格的思想禁令,对出版物和绘画等进行了控制,因此勃鲁盖尔大多数作品都选择隐喻且怪诞的方式表现他的思想,据说在他临终前夕,他将一些作品烧毁,以免日后让家人卷入政治风波。由此可见,研究其画面的象征意义是解读勃鲁盖尔绘画的必经之路。勃鲁盖尔的画面内容通常涉及带有叙事性的宗教内容,有时也会带有教化性的道德题材,这些内容往往被隐藏在不起眼的位置,观者须进入画中细细“游览”一番,才能体味勃鲁盖尔想传达的真实思想。因此隐喻是勃鲁盖尔通常会使用的艺术语言。

对《有滑冰者和捕鸟器的冬景》的解释迄今为止尚有争议。这幅画没有特定的叙述场景,也与宗教或神话无关,只是描绘冬季风景与平民日常嬉戏的画作。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这幅画仅仅是对布拉班特乡下雪景充满诗意的描绘,而其他的学者则认为这幅画的一些细节隐藏着一些关于人民生存危机的暗示,具有象征意义。“绘画中的寓言因素是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所赋予的一种解释画面的方法,这种方法基于假设画面中的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都被认为是有特定

的概念和含义。”

实际上，一直以来人们对勃鲁盖尔的绘画一直存在误解，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才重新得到重视。在《有滑雪者和捕鸟器的冬景》中，除了捕鸟器之外没有一个元素在暗示冬季生活的困难与艰苦。值得注意的是，在布鲁盖尔一生当中经历过1564到1565的冬天，是布鲁塞尔历史上最严峻的冬季，而在画家笔下的乡村雪景却像是一个游乐场。把勃鲁盖尔与荷兰画家亨德里克·艾弗坎普（Hendrick Avercamp）做对比，在《有滑雪者的冬季景观》（Winter Landscape with Skaters）中，很明显艾弗坎普借鉴了勃鲁盖尔画中捕鸟器的元素，但画中破衣烂衫的农民们、以马尸为食的饥饿的流浪狗却表明了当时冬季的艰苦生活。由此可以看出，与艾弗坎普不同，勃鲁盖尔规避了对严冬生活的正面描绘，以隐喻的方式来揭示当时平民的不易。

在创作《有滑冰者和捕鸟器的冬景》的两年前，他曾经尝试创作一幅与之尺寸相近的冬景画，就是《三贤士雪中来朝》，这是《圣经》中的一个著名场面，他将这个场面安置在一场漫天大雪之中。这与勃鲁盖尔其他冬景画不同，因为冬景画之中大多是描绘雪后的景象。他把主要故事设计在画面左下角，将观众的视觉中心牵入纷飞的雪中村庄，农民朴实的形象映入眼帘，一幕幕生活细节使画面更加生动，而不是华丽的圣家族故事，这正是勃鲁盖尔艺术的可贵之处。《三贤士雪中来朝》展现农民们在雪天劳作的艰难困苦，画面中他们忙于拾柴，有的在冰河上钻洞取水，人们冒着风雪搬运着装满水的桶。前景中坐雪橇的孩子朝着冰窟窿向后滑行，暗示着满乐趣的溜冰隐藏着潜在的危险。同时，河岸上一个担忧的女人正在警告小孩注意身后。这个坐雪橇的孩子的形象在《有滑雪者和捕鸟器的冬景》中再次出现，不同的是这个小孩面对着这个冰窟窿，并绕开了它，充分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勃鲁盖尔将这些看似无忧无虑的形象塑造造成雪景画中的典型形象，使我们对其功能以及可能存在的教化层面提出了基本的质疑”。

（二）谚语以及本土传说对勃鲁盖尔冬景画的影响

《有滑冰者和捕鸟器的冬景》中，捕鸟器等形象虽然在画面的右侧前景，但在布局上仍然占据主要位置。这种前景的构图在《雪中猎人》、《巴别塔》

中也被采用，这是人物场景中的经典设定，为画面构图赋予了叙事性的维度。在1925年，《有滑冰者和捕鸟器的冬景》进入大众视野后，古斯塔夫·克努特（Gustav Glück）就提出勃鲁盖尔构图方面的理论观点，并认为这幅画很可能存在象征性的解释。在他看来，右侧捕鸟器的场景与冰湖上滑冰的场景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由于二者处于并列位置，画家仿佛刻意地将无忧无虑的滑冰者比喻成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逼近的鸟儿。对比勃鲁盖尔其他作品，他似乎热衷于将谚语转化为视觉形象，即使还没有任何与滑雪者和捕鸟器相联系的荷兰谚语被提出，只有1726年卡罗勒斯·图曼（Carolus Tuinman）编纂的《荷兰谚语词典》中提及了与捕鸟陷阱相关的谚语。但在这些谚语中，捕鸟的方法要么是在木棍上涂抹鸟石灰来诱捕鸟，要么就是使用有断头台的鸟笼，其象征意义为“出其不意的抓捕”。

此外，琳达（Linda）和乔治·鲍尔（George Bauer）认为勃鲁盖尔的《有滑冰者和捕鸟器的冬景》中包含着对于人类生存危机的寓言解释。也就是说，这幅画阐释了一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普遍存在的观点，是指人类堕落（The Fall）以来，生活就是一场充满障碍和危险的朝圣之旅。根据古老的传统，鸟一直象征着灵魂，因此捕鸟者通常与魔鬼联系在一起，如德国版画汉斯·塞巴尔德·比哈姆（Hans Sebald Beham）的木刻作品《伪装成捕鸟人的魔鬼》。正如学者提出的那样，勃鲁盖尔在自己的作品《死亡的胜利》局部场景中，用捕鸟网来象征对灵魂的诱捕，两具骷髅正用罗网捕捉人类，因此捕鸟者很有可能具有魔鬼的隐喻意象。

1555年到1556年左右，勃鲁盖尔创作的一幅由cock出版的版画，配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标题：《狡猾的捕鸟人》。而约翰·曼尼希（John Mannich）所画的徽章《捕鸟者是魔鬼》与勃鲁盖尔的陷阱主题相近，尽管这个徽章要晚于《有滑冰者和捕鸟器的冬景》，但也使得一些学者为此产生了联想。在这个徽章上，魔鬼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形象，而是作为一个农民出现，他布置好罗网并藏在灌木丛后等待机会。因此，一些学者在解读《有滑冰者和捕鸟器的冬景》时采用了类似的方式，认为勃鲁盖尔不再采用魔鬼的形象，而是通过日常农村生活的平凡场景来警示人们威胁灵魂的危险正在逼近，这与晚曼尼希的表现手法是一样的。

考虑到荷兰的很多谚语都把“冰”和“危险”联系到一起，这对研究勃鲁盖尔的作品有很高的价值。弗朗索瓦·戈瑟尔斯（François Goethals）在谚语集《Les proverbes anciens flamengs et françois》中提到一个谚语，把冰比喻成不明智的选择。同样的，通过对以上谚语的理解，我们也许对版画《安特卫普圣乔治门前滑冰》这一标题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这幅画也许是通过描绘滑冰者们穿着冰鞋在冰面上踉跄地几乎摔倒，来映射人们并未意识到生活中潜在的危险随时可能来临。

（三）博斯“荒诞”的艺术语言对勃鲁盖尔的影响

众所周知，勃鲁盖尔除了继承帕蒂尼尔的高视点的全景式构图之外，博斯的批判因素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而“滑冰”与“危机”等元素也曾被博斯所采用。在那个时代，生命的脆弱和冰之间的比喻早已成为一种司空寻常的现象，德克·巴克斯（Dirk Bax）对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进行研究，并在十六世纪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博斯在他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三联画的左内翼中，描绘了一个信使魔鬼，形象却是一只诡异的鸟，在快要融化的冰上滑行。与博斯的其他的作品一样，我们不能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场景，但在这个场景之中可以确定的是，正在融化的冰、穿冰鞋的魔鬼信使与被射死的寒鸦，这三者与“邪恶”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博斯的《人间欢乐花园》的《地狱之翼》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联想，画中描绘了一个背弓箭的鸟和乘坐巨大冰鞋滑行的人物正在向前滑行，广阔的冰面即将完全融化。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冰通常被认为是地狱的组成部分。根据当时流传的宗教教义中，被诅咒的人被交替地投入冰浴和火浴中。在但丁的《地狱》（Inferno）中，第九层地狱是一个冻湖，叛徒将被推入其中。

在类似的脉络中，一些文本记载了女巫有制造坏天气的能力。“1500年至1850年被称为“小冰河时期”，寒流席卷了整个欧洲”。1560年前后，风暴和冰雹给民众带来了苦难，猎杀女巫的行动再次复兴，因为这种极端天气被看作是魔鬼所为，人们认定这是女巫与魔鬼签订了契约。而勃鲁盖尔对这个传说加以应用，创作了版画《圣詹姆斯与魔法师赫莫吉尼斯》，画面中描绘了暴风雪和冰雹，这些都是由赫莫吉尼斯和女巫们的法术所造成的。这

幅画是勃鲁盖尔创作于1564年的这作品，但直到1564年才出版。

因此根据当时广泛流传的信仰可以得出结论，冰的意象与人类的毁灭相联系。这个概念与前面所提及的“捕鸟与捕获受折磨的灵魂”之间相吻合。尽管如此，博斯与勃鲁盖尔描绘的滑冰场景有所不同，勃鲁盖尔的冬景画中，即使是前景中存在冰窟，也没有滑冰者掉进水下，更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在《有滑雪者和捕鸟器的冬景》中，他放弃了地狱的元素或者是滑稽的场景，而是采用了另一种风格，用宁静且带有诗意的冬季景观来代表布鲁塞尔的形象，虽然这种宁静中暗藏危机。像1565年这样极端寒冷的一年，勃鲁盖尔仍然避免直接表现在严寒雪天中生活的艰难。

因此，在缺乏具体的文学以及视觉资料支撑的情况下，必须根据这个有关严冬的记载以及一些冬日传说，才能深究勃鲁盖尔的冬景画，才能判断画面中各种元素的象征意义。

参考文献：

- [1] C. Currie and D. Allart, The Bruegel[Hi]el Phenomenon. Paintings by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and Pieter Brueghel the Younger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echnique and Copying Practice (Scientia Artis, 8), Brussels 2012, 3 vols.
- [2] 潘越. 老勃鲁盖尔的冬景画[J]. 新美术, 2022, v.43(03):226-230.
- [3] 【美】乔纳森·克拉里. 观察者的技术[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4] Tine Meganck, and Sabine Van Sprang. Bruegel's Winter Scenes: Historians and Art Historians in Dialogue. Brussels, Royal Museums Of Fine Arts Of Belgium, 12 Feb. 2019.
- [5] 吴子昂. 论老彼得勃鲁盖尔绘画中的空间表现[D]. 南京艺术学院, 2021.
- [6] 杨铁军. 论彼得·勃鲁盖尔绘画中的形式语言[D]. 中国美术学院, 2022.

作者简介：

王艺锦（1995.05-），女，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工笔人物。